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第十五卷第二期，2020，17-48頁

【研究論文】

成年男性性侵被害之創傷與調適¹

徐小玲²

摘要

本研究為半結構深度訪談之質化研究，其中訪談五位男性於成年階段曾經歷性侵害被害事件者，邀請其敘說自身生命故事，以探究男性被害者經驗性侵害事件之創傷與調適。研究結果發現成年男性經驗性侵害事件狀態包括(一)被害身分之存在與忽視；(二)性侵害之重大創傷；(三)成年男性調適性創傷時的孤獨感；(四)人際互動封閉與生活範圍窄化；(五)情感疏離與親密關係減少；(六)男性之重要他人由非親密關係者替代，以及(七)成年男性因應調適的敘說力量。最後，本研究依據上述發現提出若干建議，包括：呼籲大眾正視男性被害事件、正面鼓勵男性說出被害經驗之重大傷害、實務場域倡議、系統合作。

關鍵字：成年男性、男性被害、性侵害、創傷反應、調適經驗

¹ 本研究感謝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以及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的支持、參與，以及相關協助，作者由衷感謝。

² 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研究助理，本文通訊作者：Anniehsu5213@gmail.com

壹、 前言

性暴力可能發生於任何生命個體，而每一位性侵害受害者則存在著被關注之必要性，即成年男性被害後所承載的情緒與壓力並不亞於女性，其經驗性別暴力事件及產生之創傷與調適亦是需要被關注的議題。男性於成年階段曾遭性侵害被害事件者，其經驗事件後的創傷反應、生活調適，藉由研究重現被害事件故事，以提升男性性侵害被害的尊重、照顧與關注。

衛生福利部曾於 2003 年及 2012 年針對臺灣全體年滿 16 歲以上的群眾進行性別暴力防治數據的問卷調查，以數據呈現性別暴力盛行率，即女性性侵害被害人比率至少為男性之八倍，男性被害人自 2012 年起開始持續增加，每年至少達 6%以上(王麗容等人，2012)。成年男性被害之質化研究探討以姜兆眉、郭麗安(2011)以質量混合研究點出男性受暴的迷思與情緒張力；劉彥岑(2013)之研究深入探討親密關係受暴力成年男性生命故事。成年男性被害的議題則常以童年曾遭受被害或被害經驗導致加害的循環探討之(陳建泓，2015、黃軍義，2015、何其多，2016)。男性被害者經驗被害後可能成為加害角色或加害循環，再藉由男性性別暴力研究脈絡深入探討犯罪被害推論與預防(吳俊緯，2015、黃軍義，2015)。國外部分研究以「男性被害」立場出發，凸顯男性經驗侵害事件後其亦飽受被害創傷反應與生活調適之困擾(Coxell & King, 1996 ; Artime, McCallum, & Peterson, 2014 ; O' Brien, Keith, & Shoemaker, 2015 ; Javaid, 2016b)。本研究期待以關注在地男性被害者的創傷反應與調適經驗為主軸，號召社會群眾關注男性被害者的創傷反應與調適狀態。

貳、 文獻探討

一、 被害經驗之性創傷

性侵害即違反個人性自主之行為，係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當被害者感覺被侵犯的情境，其中包括直接接觸性的被害情境。本研究所指之性侵害被害，主要依被害者遭受暴力、脅迫、控制或誘騙的手段達到直接或非直接的性接觸行為，以此廣義界定性侵害定義。所以男性於經驗性侵害被害事件後的性創傷，可從身、心、行為與社會上的不同影響與反應，探討其於遭受被害事件後創傷反應之情緒、認知與行為。

(一) 性侵害被害者之創傷

性侵害的恐懼不僅只是加害人違反被害人意願，強行侵害被害人，過程中更可能包含了攻擊、虐待、傷害手段，而讓受害者心生畏懼，因此身心受到傷害產生情緒困擾、影響日常生活，引發強烈負向的情緒侵入之症狀(Weiss, 2010)。Burgess & Holmstrom (1974) 提出「性侵害創傷症」(Rape trauma syndrome)之性侵害後創傷階段，其指從急性期、否認期、假性適應期到重整期，各階段的創傷反應皆不同，而每個人調整的狀況與適應的時間亦不同。國內王燦槐教授於 2006 年提出創傷反應與創傷階段之可逆性，正視性侵害受害者於調適階段，其當下經驗多元的歷程與內在複雜的樣態。創傷反應分為心理創傷：恐慌、羞愧、沮喪、自卑、憤怒、罪惡感與不信任感等心理創傷反應產生「情緒入侵」的症狀。行為創傷：過早性遊戲、過多性行為、逃家，暴力或循環傷害機制(王燦槐，2006；黃軍義，2015；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

2013 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在其第五版“精神障礙診斷準則手冊「DSM-5」中修訂創傷後壓力症群(後稱 PTSD)的診斷標準。PTSD 的診斷標準要件需符合「經歷重大災難」的標準，然而創傷性事件發生後持續一個月以上較易觀察出創傷性事件所產生的反應與症狀，其中的四個主要症狀群為「災難經驗再現、畏避症狀、持續避免災難相關的刺激(消極改變)及和災難相關的負向改變之認知及情緒」(台灣精神醫學會合譯，2014)。DSM-5 創傷及壓力相關障礙症特徵為當事人經驗生命經遭受持續威脅生命、發生嚴重傷害事件、發生性侵害事件時，使其個人內在的情緒受到傷害；當事人在經驗事件後情緒症狀反覆入侵、不自主性回想創傷事件，嚴重時產生解離症狀；當事人的退縮反應或畏避創傷事件的刺激；以及當事人無法記起創傷性事件的某個重要的部分或對自己、他人或世界的持續性誇大的消極信念等。當事人與創傷事件有關的警覺性或反應有顯著改變，即其未被挑釁情況下仍然易怒，易對他人或物體的言語或身體攻擊，或自我傷害之行為。

(二) 重大創傷反應與二次創傷

經驗性侵害被害重大創傷的反應，Herman (2015)在《從創傷到復原》書中提及，創傷壓力失調症歸納成三個主要類別：過度警醒，為不斷預感危險將至；記憶侵擾，是受創時的傷痛記憶縈繞不去；封閉退縮，則反映出屈服放棄後的麻木反應(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侵害受創者封閉退縮的症狀也將干擾其對於未來生活、期待和計畫，當其窄化並耗損自我的生活品質時，最後受創影響則難以復原。

性侵害被害事件基本上創傷反應並無年齡、性別之差，都可能因被害事

件而產生許多後續悲痛的情緒與狀態。成年男性因社會文化、男子氣概的壓迫，易將創傷反應轉為易怒、暴力行為最重要的是其自己並無法覺察該行為樣態，是因為遭受被害後的創傷反應(陳慧女、盧鴻文, 2007; 陳潔皓, 2016)。創傷反應造成日常生活適應的影響，如：腦中突然浮現當時情境的畫面、被突然聲音或動作而驚嚇、夢到侵害片段或發生性行為時，會浮現被害的片段。

成年男性難以或無法承認被害之心理壓力，而且其揭露後衍生之影響可能與被害創傷本身一樣沉重，即為二次創傷之狀態(Artime, McCallum, & Peterson, 2014)。相關研究提及對於男性被害之誤解或刻板印象因素為：依賴傳統性別定型觀念，過時和不一致之定義，以及排除囚犯之方法學取樣偏差，導致成年男性刻意忽略自我或他人(男性)有被害之可能，不過，男性持續被認為被害率較低，亦可能源自於性別既定印象及犯罪取樣之偏差(Stemple & Meyer, 2014)。

(三) 性別論述與性侵害創傷之間的角力

女性主義揭露男性對婦女暴力的程度和性質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亦表明性侵害的主要動機是需要權力、控制和統治。女權主義使女性被害得到承認，所以為了進一步了解男性被害情況，則需要理解到男性亦受到性別角色期望和性別歧視的同樣傷害。男性性侵害相關的社會結構、恥辱和相關現象的研究，皆在性侵害被害的領域裡忽視了支持、維持其於加強父權制權力關係和男性氣概的霸權影響。當女性主義將性侵害概念化為一種暴力行為，其中即納入了男性氣概的霸權因子，方能理解男性性侵害被害為何被廣泛忽視，並且發現社會和性別預期是否有助於這種忽視(Javaid, 2014; Javaid, 2016a)。成年男性受到社會化影響因素，而自認為男性不能成為性侵害被害的位置。男性被認為是強大可以保護自己的樣態，但卻忽視當犯罪者利用任何可以傷害或虐待的物品或行為，甚至包括金錢或其他賄賂時，一個成年男性也可能無力反擊或產生害怕的創傷反應(姜兆眉、郭麗安, 2011; 陳建泓, 2015, Modi & Dada, 2015)。

男同性戀被侵害者承認被侵害之三個障礙：否認問題、痛苦等級和自責(Rumney, 2009; Javaid, 2017)。男同性戀被侵害者之另一個反應為消極反應，主要是被害者自我認為男同性戀性侵害被害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社會對於男同性戀性侵害被害之經歷並未認真以待，其所對於傷害之接收源自於各處，如正式支持系統中警察、司法人員質疑、以及廣泛社會大眾質疑與污名之流言與刻板印象(Rumney, 2009)。

二、 被害後之調適經驗

(一) 性侵害被害後的調適定義

經驗被害事件後的調適經驗主要以探討被害者因應事件之策略與行為，其對於事件發生之慣用因應方式概約為「嚴重依賴迴避策略、自責或抑制生活狀態」(Littleton & Breitkopf, 2006)，被害者於應對性創傷時，其需逐漸瞭解事件的創傷對情緒的影響，以因應負面情緒或達到適應(Roth & Newman, 1994)。

(二) 被害後選擇適應社會的正負向因應策略

個體經驗性侵害被害事件後，被害者創傷調適應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提出，其對於事件發生之慣用因應方式概約分為「揭露與討論受性侵害的經驗、縮減創傷影響、重新正向的定義與拒絕停留在創傷經驗中」的正向因應策略(Himelein & McElrath, 1996)。性侵害被害者之創傷調適應因應策略中，對於後續調適有較大正向影響的行為之選擇與運用，給予被害者後續生活、調適與復原皆有許多深厚影響。

性侵害事件發生後並不會因性別而降低對被害者日常生活的長期影響或創傷反應。成年男性被侵害後所承載的恥辱、自責與不信任感，也易使其產生憂鬱情緒和敵意行為而影響尋求幫助之狀態，即為另一部分的負向因應策略，如「嚴重依賴迴避策略、自責或抑制生活狀態」(Littleton & Breitkopf, 2006；陳慧女、盧鴻文，2007)。性侵害事件後被害者易選擇規避之方式持續生活，其中負向因應策略如酒精使用或自責的方式，讓身體與心智逐漸失去感覺或低自我價值之狀態。因應策略裡對於被害事件的發生，建構社會危險等認知、關注世界秩序和意義之觀點、可信賴的人，以及最重要的「個體與自己、與社會脈絡對話之自我價值」(Littleton & Breitkopf, 2006)。調適過程可以覺察到自我價值上對於自責、不值得平等的關係、情感疏離，以及合理化的否認被害，以達其調適因應之對策與行為(Roth & Newman, 1994)。

(三) 被害身分與角色之意識覺察

調適經驗中被害身分的意識覺察最重要狀態為「情緒吐露、重整被害事件與角色」，則男性之於被害身分與角色的意識覺察，亦為影響其調適之重要因素(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成年男性的被害者陷在自己「應該可以」自我保護的而未自我防衛的迷思裡。相關研究中男性少年指出當男性被害時應該要為自己的被害負更多的責任，即「我有錯，所以我的被害我應該負責」的情緒與反應(White & Kurpius, 2002；陳慧女、盧鴻文，2007；姜兆眉、郭麗安，2011；陳建泓，2015)。男性為了維護男性氣概讓兩性都

受其害，即傳統的男性氣概讓男性自己陷入苦悶無助的困境，當然也造成女性受壓迫的事實。對男性而言，男性氣概背後似乎存在著強大的父權機制在影響著，當男性要集體進行「個人性別意識的自覺」，依然受到整體社會文化環境的考驗。

(四) 調適過程中的重要他人

調適階段需要面對沉重的創傷樣態之外，更需要的是與人產生連結與互動。性暴力事件容易連結社會群眾、親朋好友對其之侮辱、嘲笑和懷疑等情緒，因此受害者除了對事件感到恐懼，同時也因為對事件發生而感到羞愧，難以揭露事件進而選擇保持沉默(Davies,2002；Davies & Rogers 2006)。創傷後受害者無法逃避現況與生活狀態，有時候不僅是會引發、產生、展現恐懼感或者憤怒感，有時亦會矛盾的反轉成「超然的冷靜狀態」，而恐懼、憤怒和痛苦都將不再輕易地呈現(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

調適經驗裡重要他人的支持反應可以緩和事件所造成的衝擊，反之，敵意與負面的態度與反應則會使傷害加重，並且惡化創傷症狀。性暴力事件，無異是要招來社會群眾的侮辱、嘲笑和懷疑。受害者因此除了對事件感到恐懼，卻也羞愧著無法揭露事件而保持沉默(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倘若受害者身邊擁有支持者或社會群眾予以正向反饋的狀態，則其於調適階段的經驗裡可降低所謂被侮辱、嘲笑或懷疑等再次創傷的產生，也能成為受害者最重要的支持角色。

參、 研究方法

一、 方法論

本研究選用質性研究蒐集研究參與者被害故事的過程，加以瞭解其生命在經驗被害事件的一種方法(陳秋山、王玉馨、郭慧琳譯，2008)。研究參與者透過敘述自身故事促以讓研究者進入生命經驗中，研究者經由轉譯的方式，先邀請研究參與者共同檢閱後形成文章，邀請想瞭解或期待被陪伴共讀者，共同體驗成年男性在經驗難以反抗被害後的傷痛與必須獨守被害事件的孤寂感。

二、 資料蒐集：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研究者提供研究參與者一個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研究參與者在知情同意的說明過程裡也能瞭解研究者在訪談時將蒐集之概要。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在一個可被對話的情境裡進行雙向溝通，透過對研究參與者的聆聽、觀察再建構彼此所理解的經驗故事，呈現事件創傷與調適之脈絡。運用對研究參與者日常生活經驗之故事脈絡，進行具有研究深度之資料蒐集。本研究以研究參與者經驗被害事件之故事為軸線，用研究參與者日常生活的樣態為主體經驗，依不同層次與生活面向進行整理、歸納及詮釋，即詮釋經驗事件後的創傷與調適研究者客觀之視角關注研究參與者故事，再將其表述內容予以轉錄，進行主體資料之蒐集(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吳芝儀譯，2008)。如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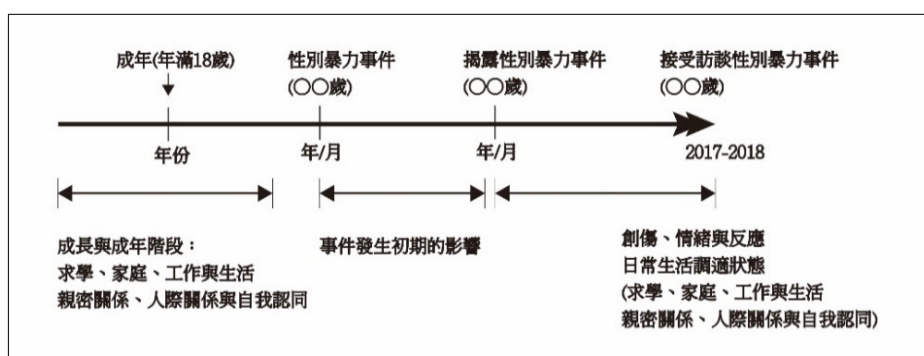


圖 1：生命故事脈絡歷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 為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資料整理概念圖。圖中呈現研究者蒐集研究參與者故事敘說的豐富性，透過傾聽、形成文字內容，再將文字內容予以編碼。編碼後依文字內容列入範疇進程，再經由研究者與文獻、實務經驗的對話，以及與研究參與者、專家(即 10 年以上實務社會工作者、心理師與社工師)的對話，最後依自身視域的反身性思考，加以辨識研究欲獲得之價值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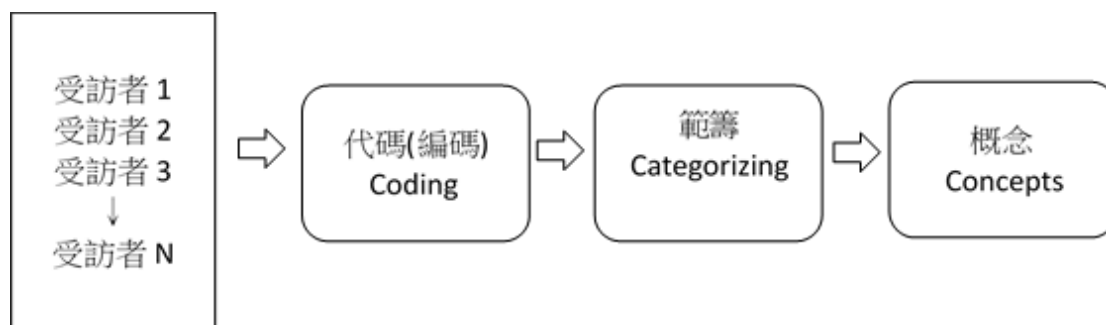


圖 2：研究資料整理、分析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

(一) 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條件設定

關於選擇質化研究的選樣對象，因為樣本較不易取得或稀少，故本研究以具有深度的立意抽樣，邀請 5 位訪談參與者，進行訪談。條件如下：

1. 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為成年男性，年齡設定為年滿 18 歲以上之男性。
2. 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為成年階段曾遭受性別暴力議題經驗者。

(二) 研究參與者邀請方式

本研究邀請研究參與者的方式即以研究員多次與相關單位之主管電話聯繫並寄送研究計畫書，以期待促進社福單位同意與研究員合作。基於研究倫理，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之前已瞭解研究目的並簽署「參與研究之知情同意書」後，方才開始分別與其進行訪談。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與訪談者年齡、學歷、事件次數、事件時間以下表 1 呈現。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研究參與者	受訪年齡	學歷	次數	事件年份	司法狀態(2018)	加害者
凱凱	27 歲	大學	單一	2017 年(26 歲)	地檢偵辦程序	新朋友
阿勇	31 歲	大學	單一	2016 年(29 歲)	地院審理程序	陌生人
小草	28 歲	大學	單一	2014 年(24 歲)	未提司法控訴	性邀約對象
達哥	38 歲	專科	重覆	2015 年(35 歲)	地檢偵辦程序 (其他刑事控訴)	直屬主管
老樹	42 歲	專科	重覆	1996 年(20 歲)	未提司法控訴	連隊學長

受訪年份：研究參與者皆於 2018 年接受研究訪談。

單一事件：研究參與者僅遭加害者單一次侵害事件。

重覆事件：研究參與者在一生命歷程裡的某個區間重覆遭受同一加害人多次騷擾與侵害之狀態

四、 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之程序

經由逐字稿謄寫以及以下為本研究的程序進行：

- (一) 告知同意後錄音：研究訪談前徵詢研究參與者同意而進行錄音與訪談。
- (二) 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之程序：訪談後以錄音檔謄寫成逐字稿。研究者訪談後撰寫田野筆記，紀錄訪談過程中的心得與狀態以作為參考資訊。

五、 研究之信、效度檢核

本研究以多重觀點與意義投放的概念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深入並且細緻地描繪人、事、物、時間與樣態，將該資訊適切的運用於研究嚴謹性上，以達質性研究之信度與效度檢測。信度檢測著重於三角檢測法(triangulation)，即筆者以分析者的三角檢定方式提高研究的可信性。除本研究者、二位國立大學教授與助理教授、一位十年以上實務社會工作師、三位五年實務經驗社會工作者，多方探討、分析，共同檢視檢核之。

效度檢測著重於內部一致性之準則，文本內容之解讀以及對於故事脈絡現象之詮釋、說明與論證基準，皆以具有一致性的文字予以傳遞與呈現。本研究能經由持續解讀研究參與者故事及其所生活脈絡中的「事件、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所屬的生活日常及研究者的生命經歷之視域」融合的一致性。

六、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即為讓研究參與者真實感受到在受訪時之安全感與其研究核心與價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入訪談時，研究者為了充分讓研究參與者認知到其所提供的訊息都將以最機密的方式進行保存，同時也不能抵觸不損害參與者或倫理守則的保護生命原則，研究者即以提供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之知情同意書，告知其參與研究之權利、風險與其可因應方式與策略。

知情同意書裡明確表達研究參與者之權利與可反應其需求之聯繫方式，其分別為(1)充份告知後同意之權利；(2)研究參與者的機密、暱名性與保密協定；(3)潛在、最小傷害與風險之因應與處理；(4)明確表達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方法。即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予以全然的尊重、傾聽與適度時間的掌握，並在研究參與者出現情緒反應時予以等待、適時暫停或喝水停頓等關懷。研究參與者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給予其再次表述被害故事的肯定與支持。當然研究者時刻提醒自己避免讓研究參與者感受到不適或二次傷害。

肆、 被害故事、創傷與調適

一、 「他」的被害故事脈絡

(一) 凱凱—故事內容

凱凱說出被害經驗的情緒反應與事件狀態，以及他在正視事件後的調適經驗。凱凱的故事描繪出 2017 年 11 月發生事件，以及事件發生後的 3 個月內之身心狀態與情緒反應。

半夜，遭趁機強制發生的性行為

F 無預警在凱凱熟睡時強制發生危險性行為。事件發生當下，凱凱的思緒被不知所措與無力感層層包圍，其在持續被侵害的害怕與無助狀態下選擇低頭向 F 求饒。

一張床，我穿四角短褲靠床頭最左邊睡，他睡最右邊。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突然地痛醒。我覺得屁股有股撕裂的疼痛感。F 直接來了，他直接要對我發生性行為。我說：「你在幹什麼」，他卻只是說：「你放輕鬆」。我再跟他說：「我不是已經跟你講說我不要了，你現在，在幹什麼。」接著，他就直接用他自己吐的口水抹在我的……肛門。F 用口水當潤滑直接插進來。我真的很痛，所以跟他說：「真的很痛，真的不要，你走開」。他還是只是回應著：「你放輕鬆，你比較不會，比較不會痛」。

我想要推開 F，但我沒有那個力氣。他最後直接整個人把我壓著，然後就直接……就是……壓著。我頭在這邊、腳在上面，整個是凹型的，凹成這樣子，我根本沒力氣可以推開或阻止他。F 先生應該有在練身體，他不是那種瘦的、他算壯碩。後來我真的很痛，而且痛到受不了。我說：「拜託你拔出來好不好，真的很痛。」

凱凱在事件後感到恐懼、害怕、無助、自責；認知上對於人與關係的不信任感、擔憂生理健康上的疾病感染；行為上則呈現於，男性被害的創傷反應裡選擇

隱匿事件及事件發生當下未能積極有效的自我保護，也因此易產生低自我評價及自我退縮封閉之狀態。事件之後，凱凱以封閉退縮為生活狀態覺得自己就像是冷冷的冰塊敘說著他的負向情緒與調適困境。

對人際、工作與社會參與的退縮與淡化

凱凱人際交友關係裡不像往常般的熱愛交友、喜愛聊天，取而代之的是不再喜愛接觸人群，其呈現出以冷靜沒有情緒的狀態避免關注。

嗯……我是一個滿會隱藏的人吧。事情的影響，我覺得是在工作時當下可能口氣不太好，但會趕快把它拉回來，避免造成更多人去……關注到我。我不喜歡當出風頭的人，因為怕讓別人知道我有所改變，所以變得比較……就是小心翼翼、會變得比較冷靜，很像是……冷冷的、很像「冰塊」這樣子，對什麼事情都不太有興趣。

之前我可能會很多事情就比較直接，但是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反而會變得比較冷靜，就是冷靜處理，就很淡定。然後很默默，讓別人不太注意我的存在，就是避免讓更多人有對我有接觸。我就變得在公司的時候不想要讓人知道我的存在，最好能夠上班沒有人知道下班沒有人知道，就可能那種……加工區吧。上班就是做工作，下班也是……就是東西收一收就走了。現在我會盡量不要去節外生枝。

目前凱凱以穩定就業、經濟自立維持日常生活的平衡，故事裡「他」向外尋求適切的協助成為事件後重要轉折，該轉折經驗裡逐漸建構出被害事件時重要他人給予建議與支持之支線與系統，促使其走向司法控訴之因應行為。凱凱後續生命故事因為選擇隱匿部分重要關係的家人或另一半，以及司法控訴未知的發展而有所變動與衝擊。

(二) 阿勇—故事內容

阿勇緩緩地說出當時事件，他表達出事件前後的過程裡因為言語使用詞句與形容能力之限制，常常發生停頓與簡短語句。阿勇沒有大量形容自己緊張、害怕的情緒言語，反而讓筆者更能明顯的察覺與傾聽「他」說故事時的那些非語言、短促呼吸與緊張的狀態，這些真實情緒反應如實的呈現他因事件所產生之壓力、情緒與排斥症狀。阿勇於 2015 年 8 月發生事件至 2018 年 2 月訪談間的經驗是筆者主要資料蒐集的調適期間。

誘騙侵害，趁機且強行碰觸性器官

I 以誘騙手法將阿勇帶往親子廁所，製造兩人獨處空間。I 在公廁裡先鬆開自己褲子再趁其沒有防備的時機點強行要求手交行為。I 突然且強行性接觸的行為，令阿勇感到驚嚇、驚恐，那密閉且獨處的廁所空間裡，沒有旁人可以求助的

無力感。

他就帶我去一個廁所，一進男廁所(呼吸短促)時發現裡面都有人用了，他就問一個打掃、打掃歐巴桑，他說：「請問哪裡還有廁所嗎？」(呼吸持續短促而大聲)問完之後他就帶我、帶我進入親子廁所，進入廁所之後……他就……(停頓，呼吸大聲)，他就鬆開他的皮帶，脫下褲子，露出他陰莖，他叫我左手摸著他的肚子，右手摸著他的陰莖，之後他另一隻手，右手就……(停頓)，趁機，拉我褲襠的拉鍊，摸我下體。他叫我，要我前後磨擦。

他叫我前後磨擦、磨擦，我驚覺發現不對勁，他怎麼突然叫我，要我幫他前後磨擦。邊磨擦就邊問他：「你怎麼……你要排氣為什麼不去看醫生」。他說什麼……中醫師說他要找人幫他排氣。他摸著摸著，當時我很想離開覺得這樣子很噁心。我就想盡辦法，騙他說：「快點讓我出去，我阿姨在等我，等我回去，你快點」他不理會我的話，最後他就射精，射在洗手台上面。

阿勇對發生被害事實的當下，其情緒上與認知上皆表達出感覺噁心與害怕，所以將事件視為對於生命故事裡的負向連結。

害怕與討厭的情緒與早期記憶連結

訪談結束前阿勇主動談起自己情緒連結點，他記憶深處一直記得兒童期至青少年階段的負向經驗。阿勇遭到誘騙的性侵害被害事件，觸動其負向回憶的連結。阿勇以早期事件、情緒的記憶，在其詞彙限制的狀態裡表達了深藏於內心害怕、擔心報復的情緒連結。

嗯……(停頓)，我的個性一樣，但當下的行動就不一樣。發生事情之後，不太敢報警。因為當下很怕被人報復。不過事件發生之後，有時候我會睡不著、有時候會生氣，就會捶牆壁。因為以前小時候，以前國小、國中、高中被欺負之後心情就很不好，我就會想要捶牆壁發洩。所以我一氣起來的話，我都……發生一些不理性的動作。就像是捶牆壁。

事件發生之後，我心裡面的感覺就是很害怕，事件會讓我想起……就是以前被人排擠、被人霸凌的……狀況。我記得我國小時候，霸凌就很嚴重了。同學對我有發生過肢體和語言上的霸凌。他們看我好欺負、看我很小、看我憨厚老實也看我平時內向不愛講話。他們用……(深呼吸、停頓一下)，他們用手打我啊……用腳踢我啊，有時候還會用手捏我啊，但是不會摸我。我知道小時候的霸凌和這次侵害的事件是不一樣的，只是我一樣生氣和感到害怕。

阿勇身心症狀與創傷反應為情緒上感到恐懼、害怕、無助；認知上對於人與

關係的不信任感；行為上則以負向情緒宣洩的方式呈現其與年幼遭受霸凌經驗連結的自傷行為。當阿勇選擇勇敢坦承與向司法控訴之因應行為，也讓其適切的獲得身邊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的正向支持與回應。事件發生後的這二、三年時間裡，阿勇擁有親友的陪伴與支持之外，其亦因面對司法控告的程序，以及司法後續確定起訴的進程，展現出調適經驗裡因應事件的信心與正向修復。

(三) 小草—故事內容

小草因為身分認知的關係，其表示很難將自己經驗過的事件套入於「認定」在受害者角色裡，他的字句裡無奈道出社會之於男性角色的期待、規範與壓迫，如同男性氣概裡不期待的陰柔特質、社會規範裡仍未被認同的同志身分，以及生活日常中持續被壓迫的疾病者。小草否認被害身分，他選擇將事件事實隱匿及對於創傷反應上的忽視與壓抑，事件發生後他與其他朋友共同將事件詮釋為“只是不愉快性行為”。

半推半就的「不愉快性經驗」

那次的性行為，H 並沒有做任何保護彼此的安全措施。小草當時覺得 H 應該不會直接性交時，H 卻直接進行對其發生危險性行為。小草感覺到心裡對於性行為的不舒服，卻同時也感受到在性行為自己的生理反應。所以即使當下充滿不安與疑問，因為未被尊重的侵入行為，逐漸轉變成害怕、不敢反抗的狀態。

然後，在那個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就是，就發生了關係，可是那個發生關係其實……呃……那個情境是我其實不是正面對著他，我是有點就是趴著的，然後是那時候我還，我不覺得他會直接的對我做出……就是性交的這些行為，但是他就直接的就……(停頓)，就直接就插入了。

那時我很矛盾的點，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心裡是很不舒服的，可是我的生理是有反應的。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就是讓我覺得，我是不是不應該去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是性侵害。然後，後來就是用這樣順著過去了。但是我內心一直覺得“我不要”。然後我也跟他說我不要，可是我……我沒有辦法……很……直接的說，不要。就是……很果斷的去說，或者是……就是……呃……呃……很堅定的去講這件事情。然後就是到後來，我就跟他講說：「廿……不好意思，我真的……我覺得我好像是說，我不太舒服，沒有辦法這樣子」然後就結束。然後結束之後……我覺得我還滿容易把這一種「性」把它歸類成「不愉快的性經驗」。

小草身心症狀與創傷反應為情緒上感到恐懼、害怕、無奈、自責；認知上

對於人與關係的不信任感、擔憂生理健康上的疾病感染，以及對於同性戀男性、性侵害被害之雙重標籤；行為上則呈現於，男性被害否認、隱匿事件及事件發生當下的不積極自我保護之外，其身體在不同同意性行為卻仍有性反應而感到羞愧與矛盾。

自嘲淡化事件認知，鏡中卻照映出陌生的自己

小草知道自嘲只是表面上的適應，內心在乎的是那次經驗裡的負面情緒，而且它需要被關照。小草內心無法認為這是一場不愉快性經驗，他常常在理智鬆綁或獨處時，持續自責、質疑與對自我感到陌生。

我這件事情其實壓很深，我記得是我去年的暑假，我生日的時候，那天我被灌酒，灌到我整個斷片，有人在照顧我的時候，我就邊哭邊講了這些事情。然後他們說我就哭著講說：「是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就是整個。我醒了之後我就覺得說，天啊，有哦，我以為我已經走過來了，原來我的潛意識其實，我還沒有原諒我自己這件事情。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辦法原諒，就是……不能說原諒，我還沒有辦法全然的釋懷這件事情。我對於自己，遭受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有一點……困難去認知這個身分。我覺得是因為性別，還有一部份是對於自己的期待。像我記得，有一次我就是看著鏡子，我會覺得，天啊，我鏡子裡面的我好陌生哦，我有點快要認不得了，到底我為什麼會讓自己變成這個樣子。

事件後，小草認真進行治療後發現原以為事件在生理狀態獲得控制後，自己內在的情緒應該也能逐漸復原，然而他在接受訪談前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處於「還沒有原諒自己、尚未釋懷」的狀態裡，持續感受著悲傷、傷痛、自責與憤怒的創傷循環。

(四) 達哥—故事內容

達哥表露曾公司裡遭到主管不當對待，事件至今「他」仍深受繁雜司法程序壓迫。他在充滿挑戰的生活中努力扭轉事件在生活中的負向影響，努力重振日常的家庭生活與工作狀態。故事裡除了遭受不當的職場騷擾、侵害之外，也透露著「他」對於人與人互動上的信仰與價值觀的轉變，因為「他」的故事存在於慢慢滲透的日常職場中，事件當下集結了太多的關係、系統與情緒，因此影響他後續呈現之創傷與調適。

主管關係試探，從言語到肢體的騷擾

達哥進入新的工作職場，G 以暱稱與達哥稱兄道弟，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與關係。當達哥不想理會 G 的言行舉止時，G 會在工作中予以施壓並對其控管各

種行蹤與行為。G 不合理的種種反應，讓達哥感受許多在精神上壓力。職場上的互動從稱兄道弟的赤裸坦誠相見，進一步的發展到要幫 G 自慰手淫讀秒數，達哥經過這讀秒事件覺得事情只會越來越嚴重了。

錄取後上班，G 一直跟我稱兄道弟，發現他的兄弟是要坦誠相見的，他就是一直強調坦誠相見，看我敢不敢跟他坦誠相見。就是全部都脫光了。坦誠相見地點不是在他家客廳，是在房間裡面。他就自己脫光然後說「我都敢脫光，為什麼你不敢？那這樣不像家人」。每天上班就是灌輸這些很奇怪的理念，那因為他在盧那個……坦誠相見，後來我也就坦誠相見啦。

因為他是我直屬主管，所以就在工作上給我一些刁難。他的刁難是那壓力上的刁，不是體力上的刁難。不理他的話，他就會先歇斯底里一陣子，然後就是百般刁難，到最後就是……職場上刁難，這真的就是職場上刁難。之前一次他已經變態到說，要我幫他讀……數秒，看他打手槍多久會出來，幫他算時間，看他打手槍多久會出來。如果可以，希望我可以，就當作就是握個熱狗幫他，這我是沒有幫他啦。後來那一次經驗，我就知道說他的狀況只是越來越嚴重。

事件發生時達哥對於主管施以精神性暴力的狀態，其早已難以負擔與承受，這也達露了身心症狀與創傷反應為情緒上，確實不易進行觀察與分析。事件經驗後研究參與者所產生感覺，煩、噁心、無奈、自責；認知上對於人與關係的不信任感；行為上則呈現於，男性被害的創傷反應裡選擇隱匿事件及淡化事件的重大傷害。即達哥於職場騷擾事件發生後之克服求職困境、進入新職場並且穩定工作的描述，表達出其努力讓生活趨向穩定。當克服求職困境、穩定後作後，達哥同意將經驗的事件，藉由本研究的訪談機會重新再次地訴說，也成就自己另一層面之自我關注。

生、心理與家庭互動受影響，努力回穩日常生活

達哥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變化與影響，但因沒有任何支持系統知悉詳細事件，所以放鬆或被瞭解的管道較薄弱。當時達哥難以如往常般入睡，也曾因此與家人之間有許多情緒失序、過度的責打孩子。

那時我沒有一個正式抒壓的管道，變得說我一上班就是面對他，那時情緒非常暴躁，晚上會睡不著。那正在煩躁的時候……其實，我那時不太想跟家裡的人講話，因為我很容易情緒暴躁。我已經暴躁到真的是需要吃鎮定劑，可能會因為一些小事情，然後就發脾氣。像是口出髒言，就是……已經就是算在「吠」啦，不是罵而是在吠。然後聲音就是比大比重的。或者是說打小孩嘛，動手打小孩，原本我就會打小孩，只是打的力道，火起來時就是沒辦法拿捏。

父母親跟太太並沒有讓他們知道到後段這些事情，他們只知道說這個主管是變態、知道我因為被性騷擾到受不了之後離開而已。因為我老婆不是台灣人，我跟他的溝通上，太深的東西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講。因為我心裡煩，我不想要做那麼多的解釋。其實我真正可以講出過程的人，只有那個同事，剩下的人都沒有辦法知道。

發生被害事實的達哥因面對冗長司法程序且司法證據力不張之控訴張力裡，其描述著那自責與後悔的沉重壓力。達哥透過講述經驗而吐露悲痛、自責之情緒，但司法程序之審判仍對其有著許多內在狀態與外在期待的影響力，這也將成為其於「事件」與「他」生命融合的重要議題。

(五) 老樹—故事內容

老樹被害事件發生於高壓權控之單位系統環境，當事件發生時「他」面臨無人可以求助也沒有人挺身而出的狀態，是多次連續發生被害的悲傷經驗歷程。

試探性性猥褻到強行性侵害，形成連續傷害

J 學長與老樹同床共寢的第一晚。J 學長先以雙手觸碰老樹的生殖器，學長視新兵學弟不敢吭聲與反抗的反應，其大膽的在寢室內、軍中大通舖的狀態下，J 學長毫無顧忌的對老樹強行性交行為。性侵害的行為，時間長達 2 個月，不論是執勤站崗、夜間就寢，只要是兩人獨處的狀態，J 就會對老樹發生侵害性行為。

他是先輕微的撫摸，他用手來撫摸我的性器官，再來就愈來愈超過，就有接吻。接吻的時候，是那種法式接吻，我覺得很恐怖。可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之前就是有發生那種，在 10 點的時候，學長打學弟，所以我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是該反抗還是怎樣……，所以後來就讓他……就是接吻。他什麼該有的動作通通都有，像是撫摸、親吻，甚至……肛交，最後的那個時候我都醒來了，然後我在流眼淚，所以我覺得他應該知道我醒來了，而且我不願意發生這件事的，但我不敢反抗。

床重新安排的時候他也是把我跟他排在睡在跟他同一個床舖，然後就是每天嘛。當然就是一直連續的。每天就是他主動，然後我就是當一個假人，就隨便他。那包括在站衛兵的時候，如果我和他一起在站衛兵，晚上沒有人看到，也都有發生。我就是會整個人站著衛兵，就讓他玩這樣子。然後他就會把我抱起來親。事情一直連續的發生，這讓我感到很害怕。

故事裡的老樹在性侵害被害事件後，選擇維持工作狀態、經濟自立及參與日常宗教活動，他很努力想讓自己看起來穩定、很像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事情一般，

然後維持在一個適宜生活狀態之中。老樹身心症狀與創傷反應為情緒上感到恐懼、害怕、無助、自責；認知上對於人與關係的不信任感、擔憂生理健康上的疾病感染，以及對於性侵害被害之重大標籤，而讓其未能揭露與談論被害事件與影響；行為上則呈現於，男性被害的創傷反應裡選擇隱匿事件及事件發生當下未能積極有效的自我保護，也因此易產生低自我評價及自我退縮封閉之狀態。

家庭、親密與人際關係的疏離與退縮

當時的年代影響老樹對於事件揭露的選擇，當「他」選擇隱匿與噤聲，也就封鎖了自己與家人之間內在情感的流動。

當我累積假期回家的時候，那半年我都大概是失魂了，就人生消沉意志的狀態。家人每個人都很明顯的感受，而且這種氣氛哦，很容易會影響到家人，整個家人都會變。像是變的比較文靜，不愛講話啊。回到家裡家人就會感覺很怪，都可以感覺得到啦。

其實我不敢去交女朋友。因為我發生這種事，其實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去求助，我是不會去求助的人，我連去檢查我有沒有性病我都不知道。我最大不敢講的原因，就是那時候因為那時候社會的觀念正在防治愛滋病。防治愛滋病就是有給人家一個觀念，就是說，男男性交是愛滋病的那個……，所以我也害怕我有性病。隱忍 17 年然後我是完全不敢交女朋友，我怕，萬一我怎麼了，然後會不會害到我的女朋友之類的。

社交的影響。以前我是……應該是滿活潑，社交能力很好的人，而且是八面玲瓏。發生這種事之後，第一我當然就是不想要理人，然後久而久之，整個社交能力通通都退化，變得不愛講話，然後就是……大概就是不愛講話啦。那如果說是交心的朋友的話，我目前是找不到，因為我目前還沒有一個交心的朋友啦。其實也是……就是不會說去跟人家交心啦，所以就變成到目前沒有那種交心的朋友。

老樹再次敘述這段過往的「被害經驗」，故事一開口他的情緒就滿溢，陳述的歷程裡，他數次哽咽、停頓、啜泣與淚流。情緒上的非語言行為真實的呈現老樹在事件即使過了 22 年，其仍然克制、抑制那份深不見底的悲傷情緒。老樹對於參與本研究訪談過程中，自己為什麼會情緒失控也充滿了疑惑，因為 5 年前老樹曾參與家防中心安排的心理諮商服務，當時其與諮商師陳述與對談故事之間沒有情緒的談論。

訪談時老樹與筆者對話之悲傷情緒，他也無法解釋再次敘說故事的此時此刻，為何自己無法停止「悲傷、痛苦與害怕」的這些情緒入侵。老樹參與本研究時再

次重述事件，他感受到自己擁有著正向感受之歷程，其一，老樹在事件發生 17 年後因為捐血而面臨相關表單之詢問，該問句觸發了壓抑多年情緒，形成了情緒爆點，促使他向支持系統求助之轉折點，家防中心成為了老樹生命中重要的支點。求助後的老樹接受了諮商處遇的安排，沒有選擇司法的控訴，當時的他相信老天自有安排，並且投入宗教信仰，期待以寬恕的心態面對加害者。其二，老樹同意接受本研究訪談時及訪談過程中的重新再定義被害事件的歷程，為其情緒近期之宣洩點。故事存在的悲傷與眼淚，或許正傳達著尚未撫平的傷害。

二、 事件後之創傷反應

本研究依五位研究參與者訴說故事之內容為基礎，性侵害受害者創傷反應從被害事件發生的當下加害人的各種特質、身分，以及加害事件的過程皆為創傷傷害的重要細節與脈絡(即侵害事件的人、事、時、地、物)。

(一) 創傷反應：負向情緒

1. 感到恐懼與害怕

研究參與者於事件發生當下因為加害者的身分、特質以及其持續給予傷害的行為與態度，受害者於被害過程裡受創情緒持續累加與堆疊。

我不知道睡多久，突然就痛醒，就覺得屁股有撕裂的那種痛。然後，我就痛醒，他就直接來了(凱凱)。

我不敢反抗。看到他、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很害怕，或者是晚上要睡覺的時候我真的是很.....不想回去睡覺(老樹)。

2. 感到無助與無奈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裡「事件發生時」，其面臨著加害端的強勢侵入或誘騙控制行為，這段歷程裡也經驗著閉鎖環境空間與恐慌與無助，研究參與者在被害當下，幾乎失去對自己身體主控權以及無法停止傷害的無助感。

我要推，但是我沒有那個力氣(凱凱)。

他摸著摸著，當時我很想離開，覺得.....這樣子很噁心(阿勇)。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滿噁心的，所以我就跟他說我的臉以上，你不要碰。千萬不要讓我看到你(達哥)。

3. 感到自責與懊悔

研究參與者於訪談時仍重述著對自我的負向評價，以及其對於自己持續生氣、指責的語句至今仍持續反覆與循環。

我會.....其實我會說怪自己，因為離自己家裡真的很近，就回家就可以了，就不會發生這件事情(凱凱)。

只是有些時候想起來還是會有一種.....就是...我覺得那個自責有點難消失。就覺得是自己造成這一切的結果。(小草)。

(二) 創傷反應：認知想法

1. 對於人與關係的認知產生改變：不信任感

加害者對於事件的執行是沒有預警且勢在必行的態度，其以滿足自我心理、身體上的需求為主要出發點，忽視受害者對於人與人之間互動的信任，然後摧毀被害端對於生命價值上的信仰。

為什麼後來你又趁我在熟睡時，把我的褲子脫掉，然後來對我做這件事情(凱凱)。

不覺得他會直接的對我做出.....就是性交的這些行為，但是他就直接的就.....插入了(小草)。

2. 對於「強制性侵害行為」的認知：擔憂疾病與感染

性行為可能衍生的疾病，逐漸堆疊累積感認知狀態上的擔憂，反覆侵擾，進而影響「他」對於性愛行為、親密關係發展的認知與狀態。

我開始有發高燒的症狀，我不確定我是不是生病了。如果真的生病我可以很確定，應該是H傳染給我的(小草)。

我也害怕我有性病，我就隱忍了17年(老樹)。

3. 對於「相對弱勢與被害身分」的認知：社會標籤與壓力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裡可以閱讀生命面對不同弱勢的限制與壓抑。

我們就是.....就很愛自嘲，就說，對啊，我們就是很髒(小草)。

那個年代的性觀念，沒有像現在這麼開放。在那個年代，真的就是不容許這種事發生(老樹)。

4. 對於「自己」的認知產生改變：難以對自己接納與融合

研究參與者重述著被害事件的想法與認知時，語句中仍然充滿無奈與對事件發生充滿疑。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為什麼他要這樣對我.....。我是做錯了什麼?!(小草)。

(三) 創傷反應：行為體現

1. 封閉退縮的生活

經驗性侵害事件的男性研究參與者，在訪談過程中表露自己在事件後對於自我的形容詞，正是其對於自己在創傷反應裡刻意忽略與疏離

被害情緒的狀態。

我很像是.....冷冷的，很像「冰塊」這樣子。對什麼事情都不太有興趣(凱凱)。

2. 否認與忽視的傷害

同志研究參與者在性侵害行為過程裡，即使是拒絕、退讓，甚至是因為強行侵入而配合的性行為，也難以認知自己為被害之身分與角色。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就是讓我覺得，我是不是不應去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是性侵害(小草)。

3. 隱匿與淡化被害

研究參與者選擇對外(社會群眾)掩蓋事件發生、對內(家人朋友間)隱匿被害事件。訪談故事的訊息裡，「性取向」的標籤成為了研究參與者內在自我以及外在就業互動上的限制與框架。

不可能讓家人知道啊。爸爸、媽媽，他們不知道，另一半也不知道。當然這事情不能讓另一半知道，也不能跟另一半講啊(凱凱)。

自己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就會覺得，哇.....這個秘密真的是一輩子都不能講(小草)。

我真的說不出口，在那個年代，我說不出口(老樹)。

男性被害的經驗在父權體制為主的社會脈絡裡，讓筆者瞭解了即使是成年男性遭受性侵害被害事件，單以被害角色而言也絕非僅僅「只是」遇到了一次不愉快的性行為事件。受到創傷事件者所表現的心理症狀，主要透過想引起別人注意到那些難以表述的事件秘密，卻又極力的想要掩蓋事件存在的矛盾，這樣的狀態，範圍從單一巨變事件的影響，到長期不斷受虐的複雜影響。社會架構的脈絡下「性別角色及性別意識」影響著創傷後所呈現著不同的行為與反應。

三、 事件後之調適經驗

發生事件為五位研究參與者共同歷程的開端(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之後身心狀態、行為生活習性、關係互動與資源，以及司法程序等層面，關注男性被害者於因應之策略與脈絡。

(一) 關係認知上的轉變

當成年男性遭遇性侵害被害事件時，其因未曾聽聞「男性也會被害或也有被害事實」的共同性時，其無法揭露、承認或選擇在生活圈裡隱匿事件。

在工作上、在關係上，都是。我覺得都會有這一種，更退.....就是你會覺得說，你跟別人的位置就不一樣了(小草)。

我就會變得像在公司的時候，更不想要讓人知道我的存在，最好能夠上班沒有人知道下班沒有人知道(凱凱)。

(二) 家庭及親密關係之疏離與停滯

研究參與者表述故事時，其選擇向家人、朋友、另一半隱匿事件事實。

其實我也不敢去交女朋友，因為我發生這種事。其實也就.....就是不會說，去跟人家交心。那覺得自己像什麼哦，就是在家，就像宅男(老樹)。

我覺得我自己不值得被愛的這個心態持續了很久(小草)。

(三) 合理化與否認被害

成年男性面對自己遭受被侵害的身分認知，因為社會文化、男性氣概的角色規範，影響成年男性認知自我被害的覺知。

我覺得就是，我覺得就是，刻意的去忽略這件事情(小草)。

其實我現在的調適方式也不是說.....，因為時間拖太長了，那有時候就選擇去淡忘掉了，就不要去想了(達哥)。

(四) 封閉窄化之生活狀態

研究參與者在被害角色認知裡碰撞，即使想短暫的適應與調整但仍難以掙脫那張無形規範與迷思相互拉扯與影響的網。

上班就是工作，下班也是.....就是東西收一收就走了。現在我會盡量不要去節外生枝(凱凱)。

之後就變成一個超級節儉的人。像以前出門啊，我以前是坐計程車的，後來連公車都不坐，就完全用走路的(老樹)。

(五) 重要他人：非親密關係的支持、諮詢者

被害者在親友支持系統陪伴下，他突破被害迷思勇敢向親友訴說事件的發生、更獲取朋友、家人以及社會支持系統正向回應，讓「他」重新與他人、與自己建立適切信任關係。

老實說陌生人能夠比較講.....比較願意講(凱凱)。

我生病沒有多久就跟他講，他那個時候剛好是我的主管(小草)。

都會跟朋友和歌迷會的迷友說(阿勇)。

整個家防體系的人知道而已，這件事我都不敢說(老樹)。

五個人因為被害身分的認知、揭露的選擇，因而影響自己生活中與人互動的狀態。調適經驗發現，成年男性在人際社交、親密關係，甚至是與家庭成員間互動的疏離與封閉，都是從事件後才衍生的距離。當生活逐漸減少或停滯了親密的關係，男性也不再對外開放內心的封閉生活，然，正式支持系統可以同理被害創傷，也能提供非親密關係的重要他人支持系統，協助其持續給予自己賦權與照

38徐小玲

顧。

伍、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創傷存在於被害迷思：成年男性被害身分之存在與忽視

Javaid(2014)曾提出成年男性在被害角色上覺察的不容易，在父權體制的社會裡男性被害所衍生之迷思並不亞於女性。男性氣概裡對於男性的期待為「非弱勢」與「具自我保護能力」，長時間的歷史演化「男性」也就代言著的霸權、強者的印象，自然地形成身分裡的「強者與弱勢」，而產生被害(Fisher & Pina, 2013 ; Javaid, 2014)。研究參與者在父權社會脈絡裡，感受著社會之於男性角色的要求與規範，即社會體制裡對於男性就該自我保護或者是在性關係裡為主導端之潛規則。社會對於男性氣概的要求與期待，影響了成年男性被害者的坦露與控訴(Javaid, 2016b)。研究參與者經驗被害事件之被害類型，其於各文獻中提出之不同被害類型不互斥之屬性，反思男性被害文獻中鮮少提及之「男性於約會狀態中的騷擾與侵害」性暴力事件。本次研究研究參與者故事脈絡中確實在數位約會或強行要求約會狀態之被害，這被害角色與男性氣概、同性戀男性氣質充滿著矛盾。

二、 成年男性經驗性侵害被害後亦存有重大創傷

被害故事裡「他」經驗著加害者角色與身分上的恐懼、加害行為的無奈與害怕，然後瞭解自己當下無法運轉的思考能力、反抗能力與求助能力，所有的一切就像被「瞬間凍結」了。Herman 對於性創傷的「凍結」，指出被害者的記憶與認知裡將會重覆播放(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研究參與者再次經驗自己並非不想盡力保護自己，而是過程中其無力抵抗、難以掙脫與當下阻止/停止事件的發生。每個人的身體經由觸碰或心理感受到驚嚇、害怕的時候，其皆有可能影響人體的生理反應，故事裡呈現出當研究參與者在未經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可能受到強力侵入的身心傷害之外，更深藏著自責情緒。彭治鏐、吳健豪曾發表男性被害者對於自己於非合意狀態下發生的性行為，其身體仍有生理反應時的自我遣責更是難以衡量的(彭治鏐、吳健豪，2018)。研究參與者也在訪談時表述其在被害事件經驗後持續的否認、隱匿事件與自責、擔心，形成了被害鬼魅難以掙脫。

三、 成年男性被害創傷影響調適之因應策略

研究參與者經驗被害事件後，其選擇獨自感受痛苦、害怕，然後其待時間予以修復或淡忘。成年男性的韌性是包裝好自己，讓自我可以符合社會期待的角色，

其對於被害事件的理解與感受，因為承載的傷痛過於龐大，所以選擇不再對自己、他人、社會甚至是世界有所接觸或信任。當情緒沒有出口時，男性在被害角色的認知上產生否認與難以揭露傷害狀況(Fisher & Pina, 2013；Javiad, 2014)。否認與隱匿的負向情緒與創傷，影響後續其於調適經驗中所選擇的因應方式與策略，當男性受害者長期選擇負向因應策略時，其在調適的經驗中持續感覺到孤獨，而讓自我關注與期待向下墜落。

四、 成年男性調適方式存在著人際互動封閉與生活品質窄化

成年男性被害後在人際互動上以及生活品質上的封閉、退縮與窄化，所以研究參與者的故事裡「沒有適當的人際互動、長久以來的退讓與生命價值與朋友之間的重量不同，甚至從事件發生後便不再與人有深入往來與信任的「交心關係」，都是人際互動上的封閉與限縮。Herman 對於個體經驗性創傷後，其易以窄化生活，縮下原本生活型態、方式或交關係等(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前述的窄化就故事裡的「他」從開始對於生活漫不經心、覺得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不想參與也不想被分享，然後逐步封鎖社交。

研究參與者選擇向家人隱匿，主要是男性承載著霸權男性氣概規訓後的普遍選擇與反應，然而，當「他」沒有特別解釋的狀態下，那生活上、態度上、價值上的轉變，也就容易因為時間流逝而受創事件的不可考，而被誤認為受害者長久以來處事或人格特質。男性讓自己看來「沒事」也就像是宣告“即使事件發生”但也不想讓人發現、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是弱者的評價。

五、 成年男性調適經驗裡呈現關係情感的疏離

成年男性經驗性侵害被害事件後，其所逐漸疏離與停滯的關係(Roth & Newman, 1994)。研究參與者後續的調適經驗，先是隱藏了情緒、隱匿了事件，然後忽視、淡化創傷，再以封閉退縮的狀態過生活，窄化了原本的生活品質與彈性。性侵害被害事件裡的受害者，對於親密關係的疏離、害怕與排斥，在研究參與者的言談中也能窺探一二。異性戀男性在事件發生後的親密關係為「不敢交女朋友」，其在事件發生後選擇隱匿事件後即與家庭關係疏離，最後自己活在自我遣責與低自我評價的狀態中，封閉原有生活的樣態與品質；同性戀男性在事件發生後的親密關係為「不敢交男朋友」，其在事件發生後因為痛苦感、否認感與自責等因素影響，而讓自己與家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離與封閉。

六、 成年男性因應調適之連結點：以非親密關係者為重要他人

非親密關係之重要他人為成年男性重要支持系統，為研究故事裡獲取正向支持的資源。男性被害人選擇對家人隱匿事件事實，但其實經驗性侵害被害事件，被害者需要較多的陪伴、支持、傾聽與同理，以協助其減緩因經驗事件的種種身心症狀與創傷反應(陳慧女、盧鴻文，2007；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若成年男性能找到或連結到重要他人，給其支持、陪伴與關懷，將是重整、調適被害創傷的適切狀態。創傷事件影響被害者於人際關係互動上的翻轉，當遇到性侵害被害的成年男性，擔負許多壓力與框架，在這些社會價值、男性角色與男性氣概的主權意識裡，彷彿不再碰面、不常見面或非親人家屬的第三方系統，成了研究參與者重要的支持者。

親近關係之重要他人對於被害創傷重建，具有一定重要影響的存在性，筆者反思成年男性被害後重要他人支持系統的形成，可能與孩童、女性被害者有些關係與狀態上的不同。或許男性需要先有一位給予被害角色支持、關懷與傾聽的重要他人，然後，那位重要他人多數來自於關係平等、相互給予、彼此尊重，以及非權勢位階有高低角色之分別者。非親密關係之重要他人形成第一階段成為成年男性被害者經驗被害後，適時提供支持、陪伴與協助紓緩壓力與情緒的角色。

七、 成年男性因應調適的敘說力量

「重新敘說故事」主要為研究參與者在經驗被害事件後，由其自我重述當時的被害事件與事件後調適經驗裡的自我關注。成年男性經驗性侵害被害後，藉由敘說本身的創傷經驗，讓自我與他人及社會再次連結，如同 Herman 所說的是一種自我關照的重要經驗重新建構(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2018)。當研究參與者訴說故事時，部分研究參與者除了司法予以正義判決之外，亦有其他正向的支持經驗然後讓其可以正視被害壓力，並將壓力慢慢釋放的重整狀態。

這次訪談的經驗可以視為是研究參與者轉換創傷記憶的支點，藉由參與研究讓研究參與者把過往受創的記憶與反應，將它整合進自己的生命。筆者感受著研究參與者在敘述自己的故事時，部份研究參與者的情緒張力極大，原因來自於事件剛發生不久的急性狀態，也有部份研究參與者的悲傷情緒毫無掩藏的呈現，而這個是說故事的人自己真實的用眼淚感受到長久壓抑的悲傷。尚未被轉換之前的被害故事，它不易隨著時間的流逝、發展或演進，所以事件與「他」的生命融合與詮釋，在創傷事件中的修復是極具重要的角色。

陸、 研究建議與限制

一、 研究建議

(一) 看見傷痛、連結資源與勇敢表達

鼓勵成年男性受害者看見傷痛、連結資源與勇敢表達，在創傷感知的經驗中建構自我內在對話，強化正向因應的策略以形成長期調適的修復歷程。本研究依五位研究參與者的被害故事提供給一般社會群眾瞭解成年男性的傷痛之外，筆者期待透過男性受害者說出屬於他的故事之調適經驗，也能讓曾經受過傷害的「成年男性」看見自己的傷痕。

(二) 重視與瞭解成年男性性侵害被害之創傷

對於成年男性也會遭受性侵害被害的意識需建立於社會認知之中，形成全民皆能理解男性創傷知情的狀態。創傷知情的概念能提升群眾、兩性或同志群體對於自我性主權的維護與被害覺察的宣導，協助異性戀男性被害的求助動機、提升同性戀男性勇於捍衛自己的性自主權(Rumney, 2009 ; Javaid, 2017 ; 彭治鏐、吳健豪，2018)。其次，實務服務單位可與中央單位合作，協助製作成年男性被害後的權益單張或手冊，讓實務現場的工作者得以提供相對適切男性之情緒、創傷評估及自我關照參考依據，提升關注成年男性被害角色的普及化。

(三) 提升成年男性性創傷陪伴服務

男性於創傷調適階段中易產生孤獨感，若能建構一種真實相同存在「第三人」的認知，讓被害經驗慢慢形塑成「關於被害，不分男女，趕快求助」的共同性，讓社會與專業服務者能真切的陪伴男性受害者，提供「他」重要他人的感受，達到成年男性受害者一種鼓勵與支持的力量。本研究參與者以為男性發聲為重述自己故事之契機，研究參與者除了自己給予說的力量之外，透過研究的呈現與發表，也將成為他人因應調適過程中重要的「第三人」。

近年來中央持續倡議的心理保健，也建議牽引成男性或成年受害者可使用之資源與系統。運用社區服務的產品再設計，增加心理保健的普及性、便利性與去標籤性，促成受害者自然使用社區資源，進行創傷後調適因應的正向陪伴因子，達成男性受害者接受服務、關懷的多元橋樑之一。

(四) 實務場域裡應落實多元涵容與促進參與社會活動之基本信念

實務場域裡進行社會各階層的宣導活動，上從校園做起一直到工作職場的團體、群眾中實務場域裡對於宣導、倡議的作為理應更為活躍與積極推廣。宣導與

倡議之內容應逐步規劃去除被害迷思、建構生活日常被害的危機意識，社政處遇單位應提供實務工作者對於性別暴力專業處遇之能力養成與訓練。實務工作環境中提升工作者對於性別暴力認知的分層系統裡應有高度的性別辨識與敏感度，並營造出助人者與受服務者為兩個平權、平等之角色、關係與氛圍。

專業工作者進入職場服務前的職前訓練，建議含括工作者對於被害角色之認知、評估需求之能力、運用適切評量之工具、傾聽故事之同理晤談能力……等。為求提供適切的實務工作服務與處遇，實務場域裡的公私部門，應聘工作者時建議予以溝通保護性業務之共識性，以建構較適切之工作能力安排與職務再設計。

二、 研究限制：研究參與者的不易尋找，蒐集資訊有更完整之空間

本研究參與者為立意抽樣之研究參與者，其未能代表所有成年男性經驗性侵害被害事件的所有樣貌，且亦受個別表達、表述能力之影響，而有所差異。然而，本研究困難在於研究參與者難以找尋，故此 5 位參與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已是極為珍貴之訪談經驗。另，雖然本研究的加害人都是男性，但並不排除女性加害人，也藉此提醒讀者不要對男性被害及其加害端的性別有刻板印象或迷思。

本研究主題為探究成年男性經驗性侵害被害者之創傷與調適。然而因研究時間上的限制，與研究參與者不易重覆參與訪談之限制，筆者未能在研究過程中與其建構較長期的追蹤、訪談與瞭解之歷程，因此獲取之資訊較不易取得研究參與者全面且完整的故事、脈絡或長期追蹤，呈現出其生命故事裡之創傷反應與因應創傷而衍生的調適行為。

參考書目

一、 中文部分

王燦槐(2006)，臺灣性侵害受害者之創傷—理論、內涵與服務。臺北市：學富文化。

王麗容主持(2012)，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之研究期末報告(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PG10007-0094)。台北，內政部。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Catherine K. R.(1993)。台北市：五南。

台灣精神醫學會合譯(2014)，DSM-5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 (2013)。(Desk Reference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rom DSM-5)。新北市：合記。

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1998)。嘉義市：濤石文化。

何其多(2016)，兒時遭受性侵成人後的性議題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197。

姜兆眉、郭麗安(2011)，不同的性別，相同的經驗：看見性別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3，101-105。

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 (2018)。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Herman J.L.(2015) 新北市：左岸文化。

- 陳慧女、盧鴻文(2007)，男性遭受性侵害之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20，252-264。
- 陳秋山、王玉馨、郭慧琳譯 (2008). 社工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work)。Shaw, I., & Gould, N. (2001)。台北：華杏。
- 陳郁夫、鄭文郁等人譯(2010). 哭泣的小王子—給童年遭遇性侵男性的療癒指南 (Victims No Longer: The Classic Guide for Men Recovering from Sexual Child Abuse)。Lew, M. (2004)。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 陳建泓(2015)，沒有受害位置的受害人—男性被性侵害者的心理諮商困境。臺灣心理諮商季刊，7(1)，1-11。
- 陳潔皓(2016)，不再沉默。臺北：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黃軍義(2015)，男性性侵害循環的發生機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報，46(4)，471-489。
- 彭治鏐、吳健豪(2018)，男男性侵實務工作的反思與建議。婦研縱橫，108，38-43。DOI：10.6256/FWGS.2018.108.38
- 鄔佩麗主持(2002)。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方案之初探研究-以性侵害被害人需求為導向(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090-000000AU691-001)。台北，內政部。
- 劉彥岑(2013)，猶抱琵琶半遮面：一位親密關係受暴男性的生命故事。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 法規：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民國 86 年 01 月 22 日)。

二、 英文部分

Artime T. M., McCallum E. B., & Peterson, Z. D. (2014). Men's Acknowledgment of Their Sexual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5(3), 313-323. doi:10.1037/a0033376

Burgess, A. W., & Holmstrom, L. L. (1974). Rape trauma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9), 981-986.

Coxell, A. W., & King, M. B. (1996). Male victims of rape and sexual abuse. *Sexual and Marital Therapy*, 11(3), 297-308.

Davies, M. (2002). Male sexual assault victims: A select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support servic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7(3), 203-214.

Davies, M., & Rogers, P. (2006). Perceptions of male victims in depicted sexual assaul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1(4), 367-377.

Fisher, N. L., & Pina, A. (2013).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female-perpetrated adult male sexual victimization.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8(1), 54-61.

Himelein, M. J., & McElrath, J. A. V. (1996). Resilient child sexual abuse survivors: Cognitive coping and illus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20(8), 747-758.

Javaid, A. (2014). Male rape: The 'invisible' male. *Internet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49.

Javaid, A. (2016a). Feminism, masculinity and male rape: bringing male rape 'out of the closet'.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5(3), 283-293.

- Javaid, A. (2016b). Giving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 Police responses to male rape. *Policing: A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11(2), 146-156.
- Javaid, A. (2017). In the shadows: Making sense of gay male rape victims' silence, suffering, and invisi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xual Health*, 29(4), 279-291.
- Littleton, H., & Breitkopf, C. R. (2006). Copi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rap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0(1), 106-116.
- Modi, D. E., & Dada, O. M. O. (2015). Myths and Effects of Rape on Male Victim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1(1), 1-5.
- Roth, S., & Newman, E. (1991). The process of coping with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4(2), 279-297.
- Rumney, P. N. (2009). Gay male rape victims: Law enforcement, social attitudes and barriers to recogni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3(2-3), 233-250.
- Stemple, L., & Meyer, I. H. (2014). The Sexual Victimization of Men in America: New Data Challenge Old Assump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4(6), 19-26.
- Weiss, K. G. (2010). Male sexual victimization: Examining men's experiences of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Men and Masculinities*, 12(3), 275-298.

Post-Traumatic Responses and Coping Experience of Male Sex Assault Victims

Hsiao-Ling Hsu³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post-traumatic responses and coping experience of adult male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The subjects described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stud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se stories to reveal and interpret their traumatic responses and coping behavior. This study used a qualitative,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approach. Five males who had experienced sexual assault in adulthood were invited to explore how they responded and coped. It is hoped tha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help the public, key individuals and relevant professionals pay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 adult male victims suffering stress and coping difficul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ult males of sexual assault (1) were overlooked as victims; (2) were traumatized by the sexual assault; (3) felt lonely in their coping experience; (4) were isolated in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limited in their life space; (5) were emotionally alienated in their diminished intimacy; (6) replaced their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personal connections with non-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7) were enabled to construct and transform their understanding of victimization through telling their experience. Last,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such as appealing to the public to address male victimization; encouraging males to talk about the severity of their post-traumatic experience; advocacy, systems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ffirmative intervention in practic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adult male, victimization, sexual assault, post-traumatic response, coping experience

³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Master